

结果结构语言类型差异阐释

谢都全¹ 谭卫国²

(1.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2.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结果结构呈现出跨语言的类型学差异。本文认为从语义或者体的视角解释不了这种差异, 而运用词汇句法理论可以对这种差异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这种差异源于不同语言表达路径成分的形态句法属性的差异。

关键词: 结果结构; 类型差异; 词汇句法; 并合

Abstract: Languages exhibit typologic variation in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formation. This pape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re is no principled way to account for this variation in terms of semantic and/ or aspectual operations available in some languages. The paper provides a lexical-syntactic explanation for the variation; it is the morphological proper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lexical-syntactic element corresponding to the path relation that cause the variation.

Key Words: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ypologic variation; lexical-syntax; conflation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07)05-0017-04

1. 问题的提出

Talmy (1985) 认为,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语言可以根据凸像 (figure)、运动 (motion)、路径 (path)、方式 (manner) 或原因 (cause) 等语义概念并合 (conflate) 入动词的方式即词汇化模式 (lexicalization pattern) 进行分类。在诸如像西班牙语等罗曼语言中, 运动可以并合路径, 如西班牙语的“entrar”, 与英语动词短语“go in (to)”相对应; 而在像英语等日尔曼语言中, 运动可以并合方式, 如 float。Talmy (1985, 1991, 2000) 根据路径概念在语言中的典型表达形式, 即路径因素的词汇化模式的差异, 将世界上的语言划分为“动词构架语言”和“附目构架语言”两种类型。动词构架语言是指那些将路径概念并合于动词的语言, 如西班牙语、法语等罗曼语; 附目构架语言则指动词没有并合路径概念的语言, 如英语、德语等一些日尔曼语言。与 Talmy 两分法相对应, 很多语言现象, 其中包括结果结构, 也呈现出语言学意义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可以通过下面英语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的对比体现出来。例如:

(1) a. The waiter wiped the dishes dry. (及物结果结构)

b. The dog barked the chickens awake. (作格结果结构)

c. The river froze solid. (非宾格结果结构)

a'. *El cambrer frega els plats secs.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

The waiter wiped the dishes dry -pl “The waiter wiped the dishes dry.”

b'. *El gos borda els pollastres desperts.

The dog barked the chickens awake -pl

“The dog barked the chickens awake.”

c'. *El riu es congrela solid.

The river ES (reflexive pr.) froze solid

“The river froze solid.”

这些例子显示, 西班牙语中不存在与英语结果结构相对应的结构。这一点 Green (1973)、Talmy (1985) 和 Snyder (1995) 等都提及过。那么结果结构呈现出这种类型学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目前尚无人回答这个问题, 只有对该语言事实的描写。语言研究不仅需要描写的充分性 (description adequacy), 而且要求解释的充分性 (explanatory adequacy)。本文试图运用 Hale 和 Keyser 等人的词汇句法理论对这种类型学的差异及其相关问题做出解释; 结果结构的跨语言差异从语义和体等方面入手很难找到答案, 答案在于不同类型语言中表达方向或路径关系成分的形态句法属性的差异。

2. 结果结构的语义解释及其不足

关于英语、德语等附目构架语言中结果结构的生成, 学者们主要还是走语义研究路子, 从词汇概念结构、体和事件结构等各个方面探讨结果结构的形成机制, 然而这些语义的方法很难对结果结构跨语言的差异做出比较理想的解释。

Levin & Rappaport (1988: 22) 和 Jackendoff (1990) 认为, 英语结果结构的生成经历了一个词汇附属操作 (lexical subordination operation): 结果结构通过语义算子 (semantic operator) (2b 中的 BY) 扩展已有动词的词汇概念结构 (lexical conceptual structure) 而生成。如:

(2) a. Tom wiped the dishes.

wipe₁: [x wipe y]

b. Tom wiped the dishes dry.

wipe₂: [x CAUSE [y BECOME (AT) z] BY [x wipe y]]

结果结构的 wipe₂ 由 wipe₁ 的词汇概念结构扩展而成。由于 wipe₁ 和 wipe₂ 出现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 它们的词汇概念结构也就不一样, 即 Rappaport 和 Levin 所说的“动词语义的弹性” (elasticity)。

作者简介: 谢都全 (1975-), 博士生, 研究方向: 句法学, 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谭卫国 (1953-),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学和语言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07-02-08 (修改稿)

撇开理论问题不谈,为何这种“弹性”只出现在英语等语言中,而不会出现在罗曼语中?为何像西班牙语等罗曼语却没有词汇概念结构的扩展?显然,词汇概念结构扩展充其量只是对动词词义变化本身的一个解释。如果认为词汇附属操作只存在于英语等语言而不存在于罗曼语中充其量也只是个人为的规定,缺乏解释力。

同样 Tenny (1994)的体分析和 Pustejovsky (1991)的事件类型转移说(event-type shifting)在处理结果结构跨语言差异时也面临相同的困境。Tenny (1994)认为“词汇附属其实是一个体结构的操作”。(2)中两个句子的差异仅仅在于 2b 多了一个表示“度量”(MEASURE)的体,从而使句子有了终点。这种体结构的变化可图示为:

wipe₁ → wipe₂: [] → [M EASURE]

Tenny 的体分析基于 Levin 和 Rappaport 的分析之上,只是一个描写,一种规定,解释性不强。Pustejovsky (1991)认为,结果结构使一个事件类型从过程(process)转化为变化(transition),即(wipe:过程)(wipe:变化),是促使事件类型转化的策略之一。结果结构 2b 的完成事件解读是通过转化动词的事件类型,在过程动词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结果短语句来实现的。那么为何这种事件转化策略只是为英语等语言所特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单纯语义方法不能对结果结构呈现出的这种跨语言的差异提供系统合理的解释,而词汇句法(L-syntax)理论为我们解释这一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3. 词汇句法理论及其对结果结构类型学差异的解释

3.1 词汇句法理论及其应用

词汇句法理论是 Hale 和 Keyser 提出来的关于动词论元结构的理论:动词的生成及其论元配置和句子的生成一样,都遵循一定的句法推导原则。他们(1998:453)认为,论元结构“是词项所投射的句法配置,是一个存在于中心语和与之相联系论元之间结构关系。”中心语 X 和它的论元之间有两种可能的关系:中心语—补足语和中心语—指示语关系,并能进入以下四种基础结构:

(3) a. [X X Y] b. [XZ [X X Y]]

c. [α Z [α X]] d. X

在英语中,与(3)相对应的典型的中心语 X 的形态句法实现分别是动词、介词、形容词和名词。Hale 和 Keyser 用这些基础结构来生成不同的动词,并解释不同类型动词之间的差异。动词句法表现不同是因为其词汇句法不同。Hale 和 Keyser 的词汇句法理论从分析名源动词(denominal verb)(非作格动词)、形源动词(deadjectival verb)、位置动词(locative verb)等的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得到了验证。这些动词的形成都涉及到了并合(conflation)——遵循一定的句法操作限制,将一个完全的音位矩阵(phonological matrix)拷贝到一个空的矩阵之中。并合是词汇句法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4) a. John laughed. (名源动词)

b. John shelved the book. (位置动词)

c. John cleared the screen. (形源动词)

对于(4)中句子的动词而言,非作格动词 laugh 具有(3a)的结构,名词 laugh 的音位矩阵被拷贝至动词位置,即从(3a)中 Y 到 X 位置。位置动词 shelf 经历了两次拷贝:名词 shelf 的音位矩阵先被拷贝到相当于介词的位置,然后再被拷贝到动词位置,以满足动词达到音位

饱和(phonological saturation),实现在 PF 接口的收敛;形源动词 clear 也经历了两次拷贝,形容词 clear 的音位矩阵先被拷贝到内层 V 处,然后再到外层 V 处。

后来 Mateu (1999)发展了 Hale 和 Keyser 的理论,将论元结构类型减少至三种(见 5),这种作法不仅获得了语言事实的支持,而且理论上更加可取。

(5) a. [X X Y] b. [XZ [X X Y]] c. X

同时 Mateu 认为论元结构的句法和语义是同构的,一定的论元结构关系与一定的语义关系相联系,论元结构的关系语义可以直接从其关系句中读取。与(5)相对应的关系语义分别为:

a. 结构(5)a的中心语 X 与事件关系(eventitive relation)相联系;

b. 结构(5)b中的中心语 X 与非事件(non-eventive)或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相联系;

c. 结构 5c 的中心语 X 表示一个无关系的成分(non-relational element)。

事件关系又可表现为两种形式:如果结构 5a 有外论元,事件关系将被解读为来源(source)关系,否则被视为变化(transition)关系。来源关系存在于及物结构和非作格结构,而变化关系存在于非宾格结构。非作格动词和及物动词结构的区别在于来源关系所选择的补足成分的类型不同:前者的补足成分是一个非关系成分,而后者是一个非事件或空间关系。以下是各种动词的结构:

(6) a. 及物结构: [F z1 [F F [x1 X1 [x2 Z2 [x2 x2 Y2]]]]]

b. 非作格结构: [F z [F F [x x y]]]

c. 非宾格结构: [x1 X1 [x2 Z2 [x2 X2 y2]]]

上面提到的各种关系被称为论元结构的关系语义,可以直接从论元结构中读取。这些关系语义具有正负或者动态静态二值,值的选择由其中心语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其词汇语义共同决定。这些值分别为:

a. 来源关系:正值[+R]和负值[-R],分别表示 CAUSE 和 HAVE; b. 变化关系:正值[+T]和负值[-T],分别表示 GO 和 BE; c. 非事件关系:正值[+r]和负值[-r],分别表示 TCR(终点同现关系)和 CCR(中点同现关系)。

Hale & Keyser 和 Mateu 等学者的理论是一种论元结构的配置理论。由于词汇的概念内容与其句法投射没有关系,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使用联系规则(Pinker, 1989; 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来确保论元的实现,这极大地简化了论元结构理论。

Mateu 在 Talmy 的语言类型、尤其是在其语义概念并合的基础上,利用论元结构配置理论对复杂路径结构做了词汇句法解释。

(7) a. The boy danced into the room.

The boy PAST GO —into loc. prep the room, danc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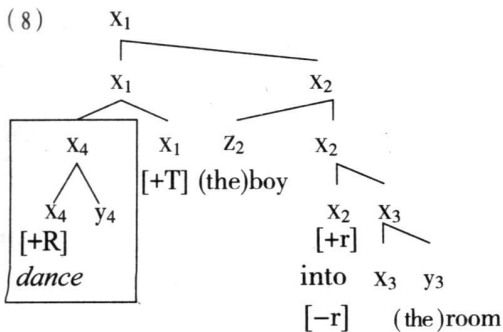
b. El noi va entrar a l'habitació ballant. (Catalan)

在上面两句中,(7a)涉及方式和运动的并合,(7b)涉及路径和运动的并合,方式作为附属成分。这种并合过程的参数化差异对表达路径/方向关系,即空间关系[+r]成分的形态句法属性敏感。

在英语中,表达方向或路径的介词没有并合入动词。(7a)是通过常用转换(generalized transformation)合并了(merge)一个非宾格结构(8方框外的结构)和非作格结构(8方框内的结构)而生成。

由于非宾格结构中 x₁ 没有音位内容,所以需要合并一个有音位内容的独立词汇句法结构,如非作格结构(8方框内的结构),这样可

以使 x_1 达到音位饱和 (phonological saturation), 实现在 PF 接口成功收敛。(7a)的语义解释也可从(8)的结构中读取。由于表示动作的成分 dance [+R] 在结构上附属于表示变化成分的[+T], 所以 [+T] 得以凸显, 即句(7a)表示变化事件(GO)。



Mateu 认为(7a)这样的复杂路径结构的句法结构本身就是非宾格化(unaccusativized)了(8方框外的结构), 被增加的部分是一个带有音位内容的作格结构或过程动词 dance(8方框内的部分), 而不是 Hoekstra(1984)和 Levin & Rappaport Hovav(1995)等人所认为的只有在表方向的路径或介词短语增加后, 句子才被非宾格化。

由于在罗曼语中, 动词本身并合了路径, 被石化(fossilized)了。这种石化对动词的形态语音具有重要的影响: 表达运动和表达路径的部分, 即(8)中的事件中心语 x_1 和表路径的中心语 x_2 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从而达到了 x_1 词汇饱和 (lexical saturation), 所以不能像英语一样并入一个独立的表方式的词汇句法结构, 如作格结构。

3.2 词汇句法理论对类型学差异的解释

在 Hale 和 Keyser 的词汇理论和 Mateu 对复杂路径结构分析的启发下, 我们可以对结果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由于(1)中的结果谓词都是形容词, 所以首先得分析形容词的结构。我们认为, 形容词不具 Hale 和 Keyser 所说的基础地位 (primitiveness), 它包含了一个关系成分 X 和一个非关系成分 Y, 或者说一个非关系性成分并合入了一个抽象的、没有音位内容的表空间关系成分 [+r], 具有(5b)的结构。简言之, 形容词被认为与介词具有相同的结构。理由如下:

第一, 就形态句法事实而言, 形容词既具有介词的谓词特征, 都可以做谓词, 同时又具有名词属性, 有些语言比如拉丁语中形容词具有形态格 (morphological case)。

第二, 形容词的概念结构 (Jackendoff, 1990) 包含了一个表示空间关系成分的抽象的地点 (place) (见 9b), 相当于 Mateu 体系中的 [r]。形容词的概念结构是人的认知在具体空间关系上抽象, 而介词只不过是表现具体的空间关系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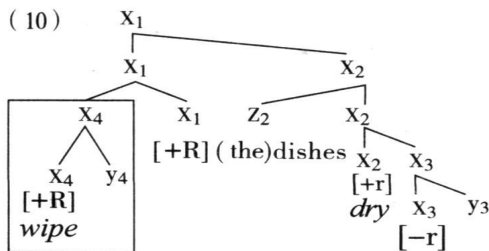
(9) a. The door is open.

b. [State BE [Thing DOOR], [Place AT [Property OPEN]]]

第三, 就跨语言的事实而言, 一种语言如果有形容词作谓词的结果结构, 那么它也会有介词短语作结果谓词的结构, 如英语。而有些语言则同时不存在这两种结构, 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这种共存共亡的关系说明形容词和介词具有某种内在相似性。

由于形容词和介词具有相同的结构(5b), 那么(1)中英语的结果结构便与(8)具有大致相同的结构。由于(1a)、(1b)具有外论元, 且补足成分是一个非事件关系, 所以它们是及物结构; (1c)由于缺少外论元, 其主干成分是一个非宾格结构, 即与(8)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

以(1a)为例(见 10):



在该结果结构中, 由于抽象的路径成分 dry 没有并入事件中心语 x_1 , 而及物结构(10方框外的结构和没有显示出来的外论元)中的 x_1 由于没有音位内容, 所以该及物结构必须合并一个独立的词汇句法结构(10方框内的结构), 以达到 x_1 的音位饱和, 实现在 PF 接口的成功收敛。Pustejovsky (1991) 和 Snyder (1995) 认为, 通过增加一个结果谓词可以使一个过程动词 (process verb) 转化为完成动词 (accomplishment verb)。而我们的分析认为增加的并不是 dry 等结果谓词, 而是像 wipe 等过程动词。(10)的语义解释与(8)稍有不同。在(8)中 x_1 是非宾格结构的中心语, 表变化, 而在(10)中, x_1 是及物结构的中心语, 且有外论元(10没有将其表示出来), 所以(10)中 x_1 具有致使语义 [+R] CAUSE, 并且在结构中得以凸显。结构(10)可以解读成“The waiter caused the dishes to become dry by wiping them”。同样, 1b 的结构和解释与 1a 完全相同。而于 1c, 因其和(8)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 即缺少外论元的非宾格结构, 所以 x_1 的 [+T] 关系得以凸显, 句子表示变化而并不表示致使, 这与 Rappaport 和 Levin (2001) 将 1c 之类的句子看作具有简单 (simplex) 事件结构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罗曼语中, 由于表示抽象路径关系的词汇句法成分 x_2 已经并合入动词, 这种强制性并合使得(10)中 x_1 达到音位饱和, 没有可能再并入一个独立的词汇句法结构。因此(1)中西班牙语的句子是不合乎语法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 正是不同语言对路径即 [+r] 成分并合的差异才导致了结果结构的类型学差异。

4. 对相关问题的解释

在对结果结构解释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对很多结构的类型学差异进行词汇句法解释, 如 Goldberg (1995) 所提到的 “X’ s way” 结构—[NPi[V [Possi way] PP]] 结构和 “time-away” 结构—[V V NP away]。如:

(11) a. Sam joked his way into the meeting.

b. Tom twisted the night away.

和英语的结果结构(10)一样, 这些结构都有一个表示路径关系的中心语 x_2 , 且都不和事件中心语 x_1 并合, 所以需要并合一个独立的词汇句法结构以实现音位饱和与成功收敛, 达到句子的合法。而这种结构在罗曼语中并不存在。

当然在罗曼语等语言中, 比如在法语中, 还存在(12)这样的结构:

(12) J’ ai noué les lacets de mes chaussures

I tied the laces of my shoes

bien serré, very tight.

我们认为这种结构不是真正的结果结构,而是假结果结构,结果短语的作用相当于副词,或者形容词用作副词。理由有二:一、这种结构中的形容词和副词可以互换,意思不变。在“I tied the laces of my shoes very tight/tightly”中,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并不改变句子意思;二、这种结构与真正的结果不一致,因为它不能用词汇附属方式来获得相应的解释。(1a)可以解释成“The waiter caused the dishes to become dry by wiping them”,而“I tied the laces of my shoes very tight”却不能解释成“I caused the laces of my shoes to become tight by tying them”。

5. 结语

本文运用词汇句法理论,对结果结构及其相关结构的类型学差异进行了系统的解释。在英语等语言中,由于表达抽象路径的成分没有并合入动词,所以及物或非宾格结构中没有音位内容的事件中心语需要合并一个独立的词汇句法结构,从而实现音位饱和与收敛。而在罗曼语中,由于动词的动词构架性质,路径成分并合入动词并使事件中心语达到饱和,所以不能再并入一个单独的词汇句法结构。同时词汇句法理论还可以对很多被认为构式(construction)的结构做出解释,这势必会挑战它们的构式地位;这些结构在词汇句法理论当中已经不再是基础,而是附带现象(epiphenomena)。

参考文献:

- [1]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 Green, G. A Syntactic Syneretism in English and French[A]. In Kachru, B. et al. (eds.) *Issues in Linguistics*[C].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 [3] Hale, K. & Keyser, S. J. The Basic Elements of Argument Structure

[A]. In Harley, H. (ed.)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32. Papers from the UPenn/ MIT Roundtable on Argument Structure* [C]. Cambridge, MA: 1998; 73—118.

- [4] Hoekstra, T. Small Clause Results[J]. *Lingua*, 1984(74): 101—139.
- [5] Jackendoff, R. *Semantic Structure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 [6] Levin, B. & Rappaport. Lexical Subordination[J]. *CLS*, 1988(24): 275—289.
- [7] Levin, B. & Rappaport Hovav. Wiping the Slate Clean; A Lexical Semantic Exploration[J]. *Cognition*, 1991(41): 123—151.
- [8] Mateu, J. & Amadas, L. Lexical Subordination and Parametric Variatio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9 Conference of the Texas Linguistics Society; Perspectives on Argument Structure, 1999, Austin, Texas. To Appear in *Texas Linguistic Forum*, 1999.
- [9] Pinker, S. *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 [10] Pustejovsky, J. The Syntax of Event Structure[J]. *Cognition*, 1991(41): 47—82.
- [11] Rappaport, M. & Beth Levin. An Event Structure Account of English Resultatives[J]. *Language*, 2001(77): 766—797.
- [12] Snyder, W. A Neo-Davidsonian Approach to Resultatives, Particles, and Datives[J]. *NELS*, 1995(25): 457—471.
- [13] Talmy, Leonar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C]. Timothy Shopen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7—149.
- [14] Talmy, Leonard. Path to Realization; A Typology of Event Conflation[A].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91.
- [15]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16] Tenny, C. *Aspectual Roles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M]. Dordrecht: Kluwer, 1994.

(上接第16页)

笔者同时注意到本研究的被试是个体。研究的结论有可能由个体差异所造成。另外,本研究所观察的数量很少。因此本研究的科学说明性及适用性也就得打折扣,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笔者仅仅希望通过本研究引起同行的注意,进一步对“仿真”英语环境中言语行为的社会文化性开展研究。

参考文献:

- [1] Drew, P. & Heritage, J. Analyzing Talk at Work; An Introduction [A]. *Talk at Work: Interaction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Gumperz, J. “Sociocultural Knowledge in Conversational Inference”

in Murial Saville—Troike (ed.)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M].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91—211.

- [3] Scheloff, E. “Reflections on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Bodon and Zimmerman (eds.)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1991; 44—70.
- [4] Schiffrin, D. *Approaches to Discourse*[M].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4.
- [5] Scollon, R & Scollon, 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 [6] 李悦娥 范宏雅. 话语分析[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7] 王启发注释. 礼记[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